

王雄 著

长篇小说

阴阳碑



中国



3
司

长篇小说

阴 阳 碑

王 雄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阴阳碑/王雄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ISBN
7-5059-2727-2

I. 阴…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929 号

书 名	阴阳碑
作 者	王雄著
出 版 社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所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责任编辑	阮增宝
责任校对	贺 城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厂	北京市昌平亭自庄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06 千字
印 张	14.37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727-2/I·2034
定 价	1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人 物 表

1. 权老爷子——权国思之父。
2. 权国思———襄阳权府鞭炮作坊的老板，襄阳鞭炮同业协会会长。
3. 权太太———权国思之妻，襄阳曲家鞭炮铺曲老爷子之女。
4. 六爷———大名权六子，幼名小六子，权国思之子。襄阳青帮头子，马背巷杠子铺老板，襄阳古渡口封建把头。
5. 苗嫂———权府女佣，后为权府鞭炮作坊的帮工。
6. 韩厨娘———权府厨房的掌勺人。
7. 长风老祖———湖北武当山老道士。
8. 女贞———小名四丫，丁家饭铺的三女儿，权府小六子的奶妈子。
9. 王鉴———马背巷教书先生，襄阳信义书院校长，人称王老夫子。
10. 四太太———大名单婉，六爷的第四任妻子
11. 万吉祥———襄阳万字鞭炮铺老板，权国思的亲家，北伐后任襄阳商 会会长。
12. 万太太———万吉祥之妻。
13. 马胜德———襄阳大教堂基督教美籍牧师。
14. 曲老爷子———襄阳曲家鞭炮铺老板。

15. 曲老太太——曲老爷子之妻。
16. 钱老板———襄阳双沟黄酒酒店老板
17. 少爷狗子——权国思之子，小六子之父。
18. 少奶奶———万吉祥之女，少爷狗子之妻。
19. 任远尼———襄阳天主大教堂意大利神甫。
20. 丁老么———马背巷丁家饭铺店主，女贞之父。
21. 丁家婆娘——丁老么之妻，女贞之母。
22. 魏肥———马背巷的挑水夫。
23. 赵三———权府鞭炮作坊管家。
24. 赖子———二流子，国民党兵，日伪汉奸。
25. 金锁———女贞的丈夫。
26. 罗夹包———襄阳城理发的手艺人。
27. 青皮老板——马背巷古渡口青皮船行老板，后为仙人渡船行老板，人称独臂老板。
28. 正福先生——马背巷顺兴药铺郎中及店主。
29. 字元先生——正福先生之子，继任顺兴药铺郎中及店主。
30. 字元太太——字元先生之妻。
31. 顾先生———顺兴药铺的“刀上”，即切药师。
32. 三丫———女贞之姐。
33. 陶季雨———襄阳鄂北道道长。
34. 戈先生———权府小六子的启蒙老师。
35. 朱佑保———襄阳道尹公署道尹。
36. 王占元———襄武将军，湖北督军兼省长。
37. 黎开才———襄阳道尹公署镇守史，襄郧镇守史，汴鄂陕三省联军总司令。

38. 张联升——黎天才部队旅长，叛离后任襄郢镇守史。
39. 约翰——襄阳铁佛寺同济医院美国医生。
40. 余老板——襄阳福太和酱园老板。
41. 余少老板——襄阳福太和酱园少老板，余老板之子。
42. 江妈——马背巷江月楼妓院老鸨儿。
43. 胖老头——女贞隆中大头菜酱园的掌作师傅。
44. 万福——女贞隆中大头菜酱园的小伙计。
45. 朱四辈——襄阳朱四辈窝子面店主。
46. 丐王龙头——郢阳丐帮头子。
47. 蒋介石——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48. 范石生——国民党襄阳警备区司令。
49. 丁腾——国民党襄阳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
50. 筐子——六爷的丐帮弟兄，历任国民党连长、团长、师长、十三绥靖副司令。
51. 严宝子——小六子的丐帮师父，“龙鞭”的传人。
52. 花子爷——汉中前任丐王。
53. 黑子——六爷的丐帮弟兄，汉中继任丐王。
54. 枣木——襄阳城前任青帮头子。
55. 豁嘴老武——襄阳鱼梁洲湖匪头子。
56. 住持法师——襄阳广德禅林住持。
57. 白麻子——六爷杠子铺的杠夫。
58. 曾掌柜——襄阳曾掌柜水饺店店主。
59. 陈老夫子——襄阳信义书院教书先生。
60. 三太太——大名席馥香，六爷的第三位妻子。
61. 瘸子张——大名张根娃，六爷杠子铺管家。

62. 刘仁仕———襄阳刘府的老爷子，祖上开篾匠铺，技艺超群。
63. 洪老板———襄阳洪字金铺老板。
64. 大太太———小名月娥，六爷结发之妻。
65. 王膀子———襄阳王膀子卤肉店店王。
66. 胡非仁———六爷杠子铺管家。
67. 二太太———小名桂花，六爷的第二位妻子。
68. 牛主任———襄阳信义书院训育处主任。
69. 严老板———襄阳永远福布店老板。
70. 林逸圣———襄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部公署司令。
71. 鲁艺———上海救国宣传队队员。
72. 山本太郎———侵华日军中队长。
73. 孙先生———襄阳商会管帐先生。
74. 程式———襄阳专员兼保安部司令。
75. 李虎———小名老虎，六爷的丐帮弟兄，岷山山道口小头目。
76. 牛头———襄阳城为死人扬纸钱的艺人。

故事梗概

清朝末年，襄阳马背巷丁家饭铺丁老么的四女儿女贞惹怒了小巷的溜光蛋赖子，遭到报复，丁老么一气之下，将女贞打出了家门。小巷鞭炮铺权府的老板权国思不怀好意地诱骗四丫女贞到府内，当夜夺去了女贞的贞节。从此，也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五年后，权国思怀着种种说不清的企图，将灾难缠身远嫁隆中山已是丧夫丧子的女贞请回府上给孙子小六子当奶娘。权国思的少爷天生精气不足，又传说权国思有“扒灰”之嫌，少奶奶成天抽着大烟度日。马背巷对权府这个说不清是儿子还是孙子的小六子闲话不少。先是权府的曲太太摔断了腿，接着权府的鞭炮名品“炮打襄阳”在为湖北督军王占元表演鸣放时，放了哑炮而使权国思无地自容，再就是权府鞭炮房起火爆炸，权国思炸坏了脑子成了植物人。女贞豢养的北京宫廷狗竟然叼走了小六子的小鸡鸡……

权府遭受一连串大难之后，奶妈女贞果断地承担起了权府的全部责任。她伴着僵尸一般的权国思，精心抚养着权府的小六子。终于有一天，小六子从马背巷溜光蛋赖子的口中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悲愤已极，不辞而别。

哭瞎了双眼的女贞，突然在一个夜里从马背巷消失了。

小六子与乞丐为伍，浪迹几年之后，他捧着一根“龙鞭”回到了马背巷。这时，他已是威震一方的六爷了。六爷当上了汉江上下几百里的丐王，又是襄阳城的青帮老头子，他雄踞马背巷的古渡口，办起了专吃码头的杠子铺。

六爷是一个七尺男儿，却只能蹲着撒尿。六爷底气挺足，却无法繁殖后代。尽管他先后娶过四房太太，也不过是遮人耳目而已。

终于有一天，六爷窥伺到了管家瘸子张与三太太翻江倒海的情景，加剧了其变态心理，激起了他对正常人的无比仇恨。他暗设机关，让患有淋病的李虎强奸了三太太，使三太太染性病活活烂死；让与自己有莫逆之交的顺兴药铺的字元先生在汤药中做手脚，使瘸子张纵欲不能自拔而死。

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襄阳，一直失踪的瞎眼婆女贞重见天日，她被关在杠子铺后院花房的一口地窑里生活了十几年。不几天，如白纸一张的女贞也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

在清匪反霸运动中，乱案有牵连，湖北省人民法院襄阳分院重新审理了权六子的案情，以反革命会道门头子罪、封建把头罪、国民党特务罪和煽动暴乱罪，判处权六子（六爷）极刑。

权六子死后，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里，那座威严了两个多世纪的古宅“轰隆”一声坍塌了。

楔 子

襄阳马背巷的六爷一辈子娶过四位太太，可都没能给他生下半个仔。

六爷活着时有许多谜。

六爷死后仍然有许多谜。

.....

这是多少年后一个沉闷的夏日，一群威武雄壮的工程人员踏上了马背巷的青石板道。他们穿过小巷，径直来到早已流走灿烂，现已破落衰败的古渡口。那忠实记录着古渡口千百年历史的九十八级台阶，残缺不全，饱含委屈地呻吟着。

早在几年前，汉江江面上飞架起了一座钢铁大桥，将自古以来就只能是遥遥相望的襄阳与樊城，连为一体，红火了几千年的古渡口迎来了自己的末日。车流人流在大桥上兴奋地流淌着，汉水流得也似乎那么急匆匆的。

古渡口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

钢铁大桥横跨江面，天堑变通途。当然，支撑大桥的桥墩也就成了汉江上行船的水中障碍。在一连发生了几起航船碰撞桥墩的事件后，当地政府决定在这座古渡口码头上架设一座导

航塔。塔址就选在古渡口台阶顶端旁的一座古宅的废墟上。

这座古宅成为废墟已有些年头了，原古宅院内和门前的大石板都被抬进了许多人家，做台阶或铺院子。成形的砖瓦也被人拾走，搭鸡笼盖伙房；那些腐朽了的木梁什么的，一天天被小孩们捡回家当了柴烧。废墟上剩下的是一些小石子小砖碴，被烟火熏得黑黑的。还有满地的鸡毛、碎纸、烂菜叶等乌七八糟的脏物。

就当今的工业技术而言，这座导航塔的建设是十分容易的。用钢铁焊制成塔架后，只需在塔址上浇灌四个混凝土座，将塔架用螺丝紧固即可。眼下工程人员正是前来清理废墟开挖混凝土基础的。开挖工程进展得很顺利，可就在第二个基础坑挖到约两米深处时，遇到了一个大石块，这块大石块几乎把整个基础坑面堵住。工程人员无法，只得将坑面扩大。大石块被取出后，竟然是一尊很奇特的两色石碑。将其树立在地上，石碑如同一座圆锥形山峰。

山峰的两侧，一侧为黑色的花岗岩石，一侧为白色的汉白玉石。两石相合天衣无缝。白色的一侧，用阳文凸刻着一个字符图案“𠂔”；黑色的一侧，用阴文凹刻着另一个字符图案“𠂔”。马背巷古渡口的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引起了轰动。襄阳博物馆连夜将这尊特殊石碑请进了馆内，立即组织班子进行专题分析研究，引得一群又一群老学究老研究员围着石碑寻寻觅觅。

若就石碑两侧的字符图案而论，这尊古碑至少可追溯到我国古代象形文字的甲骨文时期。如果这一说法成立，那么古渡

口或整个襄阳城的历史一下子就可以往前提了近千年。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事件。

然而，襄阳城也有许多有识之士不赞成这种说法。如石碑的镌刻打磨、碑型的式样设计等，都似乎有着明显的封建社会特征，石碑的作用在于为古宅鼎立宅基分界宅脚，只是属于一种界碑而已。

众说纷纭，出于研究的需要，专家们将这块石碑定名为：阴阳碑。

其实，历史只不过如同这块废墟上让风雨封尘已久的杂物。它们在冬去夏来的岁月流逝中发黄变脆。也许轻轻一碰，它们就会变成纷乱的碎片。而且，也许你不小心打碎的，正是一个渐去渐远的却也惊心动魄的故事。沿着这块石碑追寻，就有了一段弯弯曲曲的日子……

第一章

1

这是宣统三年一个没有月光的秋夜。

“砰！砰！砰！轰隆！砰！砰！”

一阵紧密的枪声，夹着重重的打炮声，在夜深人静的襄阳城上空回荡着。枪炮声惊醒了梦中的人们。他们急忙翻身下床，加上木杠把大门顶得紧紧的。

一连几天人们担心的事终于来临了。自从这年十月十日，武昌新军起义，在武昌城头打响了第一枪。星火燎原，中国南方各省纷纷响应，北方各省也闻风而动。革命党人如秋风扫落叶，清王朝摇摇欲坠……

在襄阳城马背巷一大户人家的宅院里，枪炮声将一家老小震得惊慌失措，他们簇拥在上房里，一个个神色惨淡，一张张脸上写满惊恐和不安。权老爷子正在病中，床的侧面摆着他坐了几十年的太师椅。椅有上百斤重，五尺来高，平常一家人议事时，权老爷子就坐这椅上来。床前的大理石镶面茶几上放着

一碗冒着热气的莲参汤。

按照权老爷子的吩咐，佣人们费了好大力气，终于为他穿好了衣服。一生长袍短褂，头戴瓜皮小帽，一条长长的细细的小辫子从权老爷子的脑后拖出，与权老爷的身体并列着。长年患病卧床，使得七十高龄的权老爷子早已失去了对自己身体各部位的控制能力，口水顺着嘴角流着。立在权老爷子床旁的是独生子权国思。权老爷子突然动动身子，双手支撑着床铺，想下床坐上太师椅，权国思帮他试了试，他坐不上去。最后只得躺在床上象征性地把一条腿从床上架在了椅子上。今日权老爷子的威严全在这条腿。

屋外的枪声和屋内老爷子愤愤的面容使权国思心中一阵紧张，他的神色显得郁郁寡欢。

这是襄阳城有名的“权府”。自清嘉庆末年，权府的祖上开始做鞭炮，道光初年在襄阳创下“樊鞭”这块牌子。百余年来，从祖上两间木板房在马背巷立足算起，一步一步熬到了眼下这份深宅高院的家业，实属不易。

这些日子，襄阳、光化等地的江湖会员获悉辛亥革命成功，群情振奋。就在前天晚上，光化大绅士乾丰钱铺老板邢福安正娶儿媳，宾客盈门，在家中举行盛大宴会，光化军政要人全都应邀出席。宴会上，觥筹交错，笑语欢腾。正热闹时候，突然，驻光化新兵马队骑兵张国荃、李秀昂率队包围了邢家大院，张李二人冲进院内，踢翻了酒桌，站在桌上大声宣布：“我们举行起义啦！”

酒桌旁，光化县令黄仁炎、巡防营管带周祥谦等全部官员

被“架”了起来。起义军强迫他们反正，并押着他们从邢家出发，一路封闭电报局、官钱局。起义军到达官钱局后，立即开会，首先要管带周祥谦签字顺从革命，然后出城移交都队名册及枪械。周不服。签字后欲乘机逃脱，被李秀昂当场击毙。

黄仁炎的轿子车挂上了白旗。

次日一早，胜利后的光化起义军分水陆两路直取襄阳。李秀昂将马队和江湖会中的红帮兄弟组成敢死队，为先锋队先行。嗣后，张国荃率主力步、骑兵二千余人，炮船八只，顺江而下。李秀昂的先锋队当天急行军一百八十里，经光化仙人渡，于当夜抵达襄阳城外。

枪炮声越来越近了。权府内的几个女的暗自在抹泪，权老爷子的儿媳妇权太太和干瘦干瘦的管事赵三竟然抽泣出声来。老爷子盯了他们一眼：“你……你们……嚷丧？”

儿媳妇权太太的贴身女佣苗嫂和韩厨娘，出出进进忙碌着。苗嫂一会儿给权老爷子捶背，一会儿给权老爷子喂茶水。苗嫂是权太太刚换不久的女佣，显然对权老爷子的生活习惯不熟悉，捶背喂水都不在行，权老爷子哼哼着不满意，韩厨娘赶紧接上手来。权国思让后院的师傅、伙计及学徒们都守在鞭炮作坊四周，看护作坊里纸呀火药什么的，防止飞来的火星引着了作坊。一帮人哪敢动弹，躲在后院里，听着屋外的枪声吓得大气不敢出。

权老爷子侧过头，看着一旁的那根长长的细辫子，眼角滚出两行泪珠。他瘪着嘴，传出疲惫、沙哑、断断续续的声音：“乱……乱党……来了，要剪……剪男人……辫子，男人……没

有……辫子……咋有脸？”

“嗒，嗒，嗒……”突然，大厅外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

全屋子的人为之一动。权老爷子动了动身子。

进来的是府上的管事赵三，权国思让他出去探听消息。

“你看到什么啦？”权国思赶紧问道。

“情形坏得很呢！光化起义军已攻占了樊城，炮船正沿着古渡口摆开一线，火炮已经开始轰击襄阳城了。李秀昂率先锋队已由小北门攀城墙而入。起义军现在怕是已占据了府台衙门了。襄阳城门上已贴出了告示，说……”

“什么起义军，那是乱党，是些大逆不道的贼子。”权国思纠正道。

“是，是乱党。乱党说，不仅要剪辫子，还要杀头呢。”赵三伸出一个手掌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

权国思问道：“反啦，那襄阳城的兵备道营兵呢，他们怎么不出来镇压？”

“全跑啦！襄阳巡防道领刘韞玉吓得尿了裤子，命令打开城门，让光化起义军入城，刘韞玉、孙长龄及督队官王国栋全都逃跑啦。”

“唉……”床上的权老爷子长叹了一口气，面色阴沉。

这时家人急步进屋禀报：“门口有位老道长求见。”

“老……老道长？”权老爷子眼睛一亮。

权国思急忙迎了出去：“您是……”

老道长微笑不语。

权国思将老道长迎到权老爷子的床旁。

“您……您是……长风老祖!”权老爷子一眼认了出来。

“好!亏你还记得贫道,好,好!”

权国思赶紧请坐,献茶。来者正是武当山有名的长风老祖,光绪朝做过太史令,极工天文历算,承道家兼容并蓄之长,有博采诸家之风格,还受惠于佛教。如今八十高寿,仍鹤发童颜,一派仙风道骨。权老爷子的父亲曾与长风老祖有交,权老爷子五十岁时,父亲还带他上武当拜访过长风老祖呢。

屋外的枪声更近了。权老爷子问长风老祖:“您……寻游……贫宅,有……有要事……明教?”

“有!”长风老祖闭上眼睛,屈指掐算了片刻,双目环绕大厅一周,说:“拿纸笔来。”

家人立即文房四宝侍候。

瞬间,几行笔墨从长风老祖手下流出。写毕,老祖走出大厅,权国思紧跟其后:“请老祖用斋再走不迟。”

长风老祖回过头来:“老朽久已不食人间烟火。”双掌一合,“老朽告辞了。”说完,如云似风,飘然而去。

权国思转身进屋,赶紧将长风老祖留下的谶语读了好几遍:

人生欲免轮回,不入于异类躯壳,常使其身无病老死苦,顶天立地,负阴抱阳而为人,勿使为鬼,人中修取仙,仙中升取天矣。

读毕,只听权老爷子突然一阵狂笑:“做……做人……之苦,富……富贵……如梦,老夫……休矣。”那笑声让凝滞的空气为之震颤,令满屋人毛骨悚然。